

毕业季⑦

关键词:毕业考核

特战学员直面“海训大考”

周林源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现敏

勇气:通关秘籍

组装气瓶和呼吸管、给浮力背心压铅配重、穿上潜水服、戴上脚蹼……女学员倪玉珍披挂整齐后,随队友一起乘坐冲锋舟到距海岸数百米海域,娴熟地操作指北针标定目标。

“入水!”教员曾俊慧一声令下,大家利索地后翻入水,冲锋舟周围霎时泛起一朵朵浪花。潜入深海,倪玉珍沉着冷静,开始进行水下秘密渗透。

别看倪玉珍现在从容淡定,刚参加海训时,她接连几天都只在浅水区徘徊……

海训初期,学员们迎来一个全新科目——潜水。听到“潜水”这个词,倪玉珍脑海里马上浮现一道“惨淡的白光”,那是儿时一次险些溺水留给自己的记忆。读军校后虽然已学会游泳,但对深水的恐惧始终笼罩在心头,挥之不去。

令倪玉珍没想到的是,海训一开始,潜水的难度系数直接拉到了“满格”。

“深海区能见度较差,不确定因素较多,心里总感觉不踏实。”面朝大海,倪玉珍内心直打怵。

在岸边一连看了几天,倪玉珍发现所有战友都在练习,只有她不敢下水。迎着曾教员鼓励的眼神,她终于下定决心,“无论如何要试一次”。

第一次潜水,倪玉珍只潜了3分钟,就迫不及待地摁了充气阀。探出海面瞬间,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“克服恐惧,勇气是通关秘籍!”为帮助倪玉珍克服心理障碍,曾俊慧让她先在浅海潜水,每次潜的时间比上次久一点、距离长一点,同时脑子里回想动作要领,直至她“心无杂念”地潜入深水区。

“定向精准!”在最终的水下定向渗透考核中,倪玉珍潜水30分钟成功渗透到指定位置,考核顺利通关。倪玉珍跑向曾俊慧,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“有勇气的人才有信心。”这是女学员傅嘉璐的座右铭。大三那年,傅嘉璐机缘巧合成为学院特色俱乐部游泳队一员。为了练好技能,无论酷暑寒冬,傅嘉璐都坚持参加训练。

记得前年冬天,气温接近0℃,室外泳池没有恒温设施。站在寒风里,傅嘉璐一件单薄的泳衣裹身,冻得直打哆嗦。“岸上都这么冷,水下还了得?”傅嘉璐试着用脚尖点了点池水,“果然钻心的冷!”

“拼了!”傅嘉璐紧闭双眼勇敢地跳入泳池。为了不让自己僵硬,她拼命向前游,不断给自己加油鼓劲,过了好久才慢慢缓过来。

从“菜鸟”到“高手”,傅嘉璐收获了勇气带来的飞跃。因技能出众,几次长游模拟训练,傅嘉璐都被选为“开浪”先锋,冲在最前面。考核那天,在完成女子5000米长游考核基础上,傅嘉璐没有停下,带领2名女学员继续往前游。最终,成功挑战了万米长游。



图①:学员在进行万米长游;图②:学员拖着橡皮艇紧贴地面匍匐前进。



毅力:挑战极限

根据“战场”情况,低姿匍匐或侧姿匍匐拖舟50米,再以手拎、肩扛、头顶、手撑等方式抬舟前冲100米,限时2分钟;操舟划舟2000米,再以最快速度奔袭150米抢滩登陆,限时40分钟……操舟划舟是海训科目中最考验毅力的科目。

从小体质偏弱,加上一直不太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天气,女学员郝澳昕体能成绩提高很慢。大三毕业联考,她的3000米跑考核亮起红灯。此后,听教员说毕业前还有“海训”大考,郝澳昕开启了体能“特训”模式。坚持了近一年,体能有了质的飞跃。

“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。”滚烫松软的沙滩,6名男女学员混合编组的战斗小组全副武装,拖着150公斤的橡皮艇紧贴着地面匍匐前进,脚在沙土里一直打滑,根本借不上力。真正进行抬舟划舟训练,郝澳昕才发现体能还是不够用。没过一会儿她浑身汗透,右手虎口还被绳子勒出了深深的血印。

“感觉脖子快断掉了。”50米过后,大家迅速转换抬舟姿势,将橡皮艇顶在头上,每人平均要承受25公斤重量。与其他小组不同的是,郝澳昕所在小组女学员多,她也因个子最高受力最大。

午后的太阳格外毒辣,郝澳昕感到体力不支,出现轻度中暑症状。“不能倒下!”她咬紧牙关,心里不断给自己加油鼓劲。

已加油鼓劲。登上橡皮艇时,郝澳昕手臂酸软,脖子和肩膀也有些擦伤。来不及休整,他们又向2000米划舟发起挑战。同时,作为领队,她一边划还要一边不停地喊口令指挥。

抵达目标附近海滩后,队员们合力将橡皮艇拖上岸,再抬起来在海滩上奔向终点。经过海水浸泡,橡皮艇因龙背进水变得越发沉重。

此时,队员们的体力已接近极限。“进水的橡皮艇整个压在肩膀上,感觉重如千斤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,身体直发抖。”郝澳昕说。然而,凭着顽强的毅力,她坚持完成了所有训练,最终顺利通过考核。

跟郝澳昕一样,学员罗嘉鑫同样历经非同寻常的极限比拼。

陆上和空中科目一直名列前茅的罗嘉鑫,曾一度对于“陆军学员为什么要学游泳”很是不解,对游泳训练颇为抵触,成绩始终上不去。

“未来战争是立体作战,特种兵只有练就过硬的‘三栖’硬功,才能打破陆海空条件限制,更好地发挥特战效能。”教员晏猛的话,让罗嘉鑫猛然警醒。

一心想要成为优秀特种兵、全能特种兵的罗嘉鑫,决心攻克难关。然而,游泳似乎没那么简单。

“一到水里就心慌,呼吸不畅,手脚有劲使不出。”为“啃下”这根“硬骨头”,罗嘉鑫在繁重的学习训练之余,每周都要抽两三个晚上去游泳馆加练。渐渐地,罗嘉鑫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克服自身短板的窍门。

然而,这次面对真正的大海,罗嘉鑫的游泳速度仍比战友慢。“一定要冲过终点。”万米长游考核那天,大家陆续完成考核上了岸,茫茫大海只剩罗嘉鑫一个人。突然,一个海浪袭来,他被甩来甩去,晃得头晕目眩,胃里仅剩的一点酸水一直往上涌。他强忍着,努力镇定下来。

“往下看深不见底,往前看看不到岸,终点到底在哪里?”孤独无助感,不时涌上罗嘉鑫心头。从早上游到下午,罗嘉鑫手脚发麻,体力严重透支。但是他依然咬牙坚持,8小时37分钟后,罗嘉鑫凭着顽强的毅力游到了岸边。他胜利了!

第二天,王立鑫继续下水。未结痂的伤口浸着咸涩的海水,无异于“在伤口上撒盐”。几天下来,王立鑫多处伤口面积越磨越大。

表皮磨掉后,就开始磨肌肉,那种感觉是钻心地痛。“我是一名军人,这点痛怕什么。”王立鑫涂抹些凡士林后再次冲向大海。

雨后的下午,正是海洋生物活跃时候,水母也多了起来。一只水母悄悄“盯上”了学员都晓东。一不留神,都晓东的左腿被它缠住。刺痛发麻的感觉瞬间传来,左腿麻木过后失去了知觉,教员赶紧将他拖上救生艇。

水母有很多带倒刺的触角,一只水母可以在人体上蛰出十几个伤口,同时释放神经性毒素。才海训几天就“折”在水母手里,都晓东很不甘心。他低头看看鼓起的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红斑,稍作休息,感觉疼痛缓和些,又跳进大海,继续参加长游训练。

海训的日子,课程安排得很紧凑,学员们每天都要在海里泡上一整天。都晓东被水母蛰伤的地方开始化脓发炎,疼痛加重。“我不怕疼,怕的是影响训练。”在立志成为“水中蛟龙”的都晓东心里,没有什么比参加海训考核更重要。

“大家都在坚持。很多战友万米长游时整个背部都被晒得脱了几层皮,伤口还没愈合就继续下水。直到海训结束后,伤口才慢慢愈合。如今,伤疤依然清晰可见。”都晓东说,海训留下的伤疤是他们的特殊勋章。

无惧寒冬酷暑,直面风吹浪打。今天,他们在海训场砥砺血性;明天,他们将走向一线岗位,劈波斩浪再出发。

“火辣辣的感觉。”刚参加武装泅渡训练没几天,学员王立鑫的脖子和大臂已被磨出几道血印子。“轻伤不下火线,海训时间还长,不能因为这点皮肉伤就‘打退堂鼓’。”

伤疤:特殊勋章

一段青春结束了,一段青春开始了——赴一场星光之约

范如松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

为难。既要有热血青年的“燃点”,又要有当代军人的“战味”,难!然而,当“赤焰”的提法不经意间说出时,大家都眼前一亮:“赤焰,像火焰般燃烧的青春,又托举直上云霄的梦想!”

“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乐原原创歌曲《赤焰少年》!”齐琦的话音未落,台下掌声如潮。

“丢掉幼稚、幻想与轻狂,矢志走在实现强军梦的路上。”这首歌由乐队首任队长周杰谱曲作词,旋律铿锵,豪情万丈——那是军校学员有血有肉有青春。齐琦很喜欢这首歌,平时还把它设置成自己的手机铃声。

“他已经担任两届主唱骨干了,今天算是跟这个舞台作个告别。”吉他手姜皓元觉得齐琦为这场演唱会付出了太多心血,“用音乐的形式给自己的军校生活画一个圆满句号,仪式感满满。”

《想去海边》《飘向北方》《你曾是少年》……歌曲唱了一首又一首,像是在大家心头点燃了一把火:生活总会散

来的日子里星河徜徉,一路有光……”音乐会散场后,齐琦和同伴久久不愿离去。回头看着屏幕中“时光的礼物”5个大字,他打开微信朋友圈,写下这样一段感言:“赤焰的梦还在继续,时光的礼物其实是不断遇到更好的自己。”

左上图:火箭军工程大学“赤焰乐队”演唱会海报。 作者提供



火箭军工程大学公众号



成长顾问团

一年前的这个时候,我站在人生的路口,在一张盖着红章的毕业分配方案上选择了自己的未来,义无反顾地踏上飞向祖国西北的那班飞机。

那里有我的“诗和远方”——古人眼中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辽阔;英雄口中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的纯粹;还有学长信中“这里有最清澈的星空,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片星空守护者”的担当。

那时,我以为,迎接我的是“呼啸而来的未来”。

然而,没有轰轰烈烈,更没有大干一场,有的只是满目荒凉的戈壁,以及日复一日的训练执勤,平静的生活掀不起丝毫波澜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,开始纠结不顾一切奔赴的“诗和远方”是否真的存在?

我虽然极力掩饰,但这种消极的状态在平时执勤训练中总会不经意间显露出来。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,把我叫到办公室:“来了一段时间,有什么感受?”

“感觉和自己想象的生活差太远……”我一五一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指导员没有批评我。他带我走到楼前的一面墙前——这是一座高高耸立的浮雕,背景是茫茫的戈壁滩,前面是3个扛着铁锹的人看向远方、坚定前行。

指导员问我:“这块浮雕我们每天都经过十几次,你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吗?”

奔赴自己的诗和远方

齐旭聪

见我摇了摇头,指导员接着说:“中间扛着锹的那个人是咱们的第一任站长刘保亭。上世纪60年代,他带着17个人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这片戈壁滩,吃沙拌饭、喝盐碱水、住地窝子,靠着18把铁锹在戈壁滩上扎了根、安了家。他们就像一朵朵马兰花,坚守大漠,向阳开花,成为这苍茫戈壁最动人风景。”

顺着指导员手指的方向,我才注意到浮雕角落那儿有几朵不起眼的马兰花,不由想起了自己身边的班长吕鹏。吕班长在警卫岗位干了13年,本可以调往更舒适的单位,但他一门心思扎根在哨位上,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。

“虽然只是平淡枯燥的保障工作,但谁又能说惊雷响起的背后没有他们的功劳?”指导员拍了我的肩膀,意味深长地说道。

凝望着面前的这座浮雕,回想着哨位上那些挺拔的身姿,我似乎听到了一代代坚守在这里的军人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的呐喊,也看到了自己应该奔赴的“诗和远方”——这首“诗”,要用坚守的青春书写;那“远方”,要用实干的脚步走近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从每一件小事做起:与警卫连的战士一同出公差、整修训练场;和大家一起站岗、仰望最清澈的星空;一同在烈日下训练,任由汗水滑落脸颊,湿润脚下的戈壁。

其实,事还是那些事,但是当我满怀激情地去做时,才发现做完每件平凡的小事,自己总有收获,总有不一样的成长。就这样,连队的战士和我越来越贴心,领导也对我越来越信任。不久后,我因表现突出,被抽调到机关参加专项任务,并参与了某重大演训活动。

“怀着星空下那份美好的梦,做那个奔赴自己‘诗和远方’的少年。”在笔记本扉页上,我工工整整地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如今,又有一批怀着理想的青年即将走出校门,奔赴属于他们的“诗和远方”。这句话,送给他们,也勉励自己。

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

7月2日,火箭军工程大学,夜色为校园镀上了一层瑰丽的光晕。

20时,砺剑园文化广场,音乐声、呐喊声渐次响起。毕业学员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,开始随着音乐的节拍左右摇摆。

此时,这里是学校“赤焰乐队”的主场。他们将把这场“时光的礼物”毕业季演唱会送给所有毕业生。

大一学员黄杜涵作为特约嘉宾早早换上演出服来到现场,她要用最真诚的歌声向学长学姐们道别。

看到黄杜涵,学员严志豪似乎看到了刚入学时的自己。4年前的中秋节夜晚,同一个地点,所有新训学员欣赏到一场音乐晚会。严志豪看着学长学姐激情绽放的青春模样,大为震撼。

4年前青涩懵懂,4年后成熟稳重,军校生活充满奋斗也伴随着歌声。“一段青春结束了,一段青春开始了,青春还在继续,还在燃烧!”演唱会结束后,严志豪写下一段自己的成长感悟。

“赤焰乐队”主唱,学员齐琦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每唱一首歌,齐琦的眼里都闪着光:这支乐队组建只有2年,却用一曲曲音乐编织着大家的梦想。

“乐队该取啥名?”当时,队员们很